

秋包伏

何诚斌

中雨、大雨、暴雨，两个多月里一场场雨，将池塘、河流、湖泊灌满水，造成洪涝灾害之后，天终于“晴正”了。乡民所说的“晴正”，不是雨停会儿，而是一停数日。也就是说，雨季真正结束了。

紧跟而来的是“三伏”高温天气。只见三伏未央，就立秋了，似乎秋天来得太快了。哎呀，“秋包伏，热得哭。”过完热天还早着呢！室外工作的人苦不堪言，而不习惯待在空调室的人也觉得苦。我直到几年前才勉强接受空调环境，超过30度的气温，开着空调睡觉，比用电风扇的确要舒服一些。白天在写字楼上班，成天用空调，没有酷暑之感。

我母亲在世最后几年，空调还没有家用化。当年正常供电并能用上风扇，这样的家庭就很幸福了。母亲十分节俭，连一根线头、一块布条也不会扔掉，到了盛夏家里电扇日夜不停地吹，电费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，她却舍得，可见她多么怕热。夏天来临前，母亲就让父亲查看历书，了解出梅、入伏及出伏、立秋的日期时辰，其中蕴含玄机，有讲究。当她得知“秋包伏”，就一声叹息，说又是一个漫长而难受的热季。

容易被水淹的老家小镇，“秋包伏”的日子里，气温会比周边村庄高些。我现在只要一想起曾经历过“热得哭”的往日情景，身上就不由得直冒热汗。大水包围的小镇，烈日暴晒，到了黄昏水面热气翻滚，形成内闭环境，如煮沸的水上放着蒸笼——这比喻一点也不夸张。我家屋后是一条河，出门十几步就到了河边，虽然洗涤方便，可屋子贴水太近湿气严重，到处都是湿漉漉的。晚上，我躺在潮湿的草席上，像一只熏蒸的鱼，身上油腻腻的，很不清爽。现在，我的湿热体质，很有可能就是在那生我养我的老屋里形成的。这是命，无可选择。

我感知到“秋包伏”的闷热，难受无比，是在少年之后，个体生命与自然环境在冲突中不得不接受它的“无情”，并意识到熬过数日，天就会渐渐凉下来——看到未来，所以难受而不绝望。在此之前，孩提时，倒是盼望夏天，喜欢夏天，因为可以成天在小镇内外玩耍，摘野果、抓蜻蜓，还有大半时间接触水，捕鱼捞虾，或者洗澡。玩累了，晚上容易入睡。天真者，生命与自然浑为一体，无知无畏，无忧无虑。

黎明前气温降低，是最好睡觉的时辰，可夏天的太阳出来早，让坚守“日出而作”规

律的人不允许自己和家人“睡懒觉”。父母做好早餐后，便喊吃饭，谁也休想赖床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不与伙伴们到处玩了，也不去河里洗澡了，我躺在床上热得难以入眠，好不容易手摇蒲扇，把自己哄睡了，可半夜数次热醒，我就开始关注“秋包伏”了。我俨然一个“气象家”，抬头看云彩，看星星，看闪电的形状，看风向……像父母那样，会说气象谚语了。年轻时爱读书，穿着裤衩，光着膀子，汗珠滚到书上，好不痛快。热得让人烦躁时，便对自己说：“心静自然凉……”倒也苦夏度过去了。

回忆过去，最苦的夏天是1988年。我没查，那一年是不是“秋包伏”。当年我是一名水泥厂的工人，上班的活儿又脏又累。车间里司炉日夜燃烧、机械运转产生的热量，无法被排风扇吹掉。天天都有人中暑。吃仁丹、喝绿豆汤，以此防暑。高温难耐，生产不能停，差不多每年都有“战高温，夺高产”的口号出现。机械坏了，打开盖子，然后钻进去维修。我钻过几次磨机，里面的温度高达70多度，钻进去后，快速将锣杆插进孔眼，用扳手夹住，由磨机外的人旋上螺母拧紧。磨机里待一两分钟，出来后厚厚的工作服（必然穿）湿透，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上来似的，脸煞白，嘴唇乌紫，半天都难以还过魂来。

这还不算最苦，毕竟不是每天抢修，最苦是夜里睡觉，四五十人住在由大仓库改造的集体宿舍，不透风，没电扇，简直如同炼狱，肉体与灵魂一起煎烤，能活过来是因为当年的小伙子们从小吃苦吃惯了，身体韧性好。还有什么印象？对了，1988年我被评为“先进工作者”。在水泥厂工作12年，我拿到的奖状、荣誉证书有几十本。说它，不是夸自己年轻时多么优秀，多么先进，而是经历着夏天的苦，竟然还能那样，不知道内心靠什么东西支撑。后来，我换过多次工作，也换过多次住处，住过闷热的筒子楼，住过没有隔热层的水泥房顶楼，住过朝东的阳台，但再苦也没有1988年的夏天的苦给我留下的烙印深。

“龙行带雨，虎行带风。”秋老虎发威，骄阳下阵阵火风扑向人们。即使无风，我也感觉到秋老虎的存在，它在我走向食堂的路上，它在我乘车的站台上，它在我家的阳台外晃动，它甚至在我关了空调后出现在我的床头。不过，“秋包伏”终究是包不住的，当虎的个头越来越小，瘦成一根筋而溜走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心地说“天凉好个秋”了！



稻轮 李昊天 摄

风吹稻香

凌泽泉

金风拂过，稻谷飘香。

农人割稻的姿势像极了一弯拉满的弓，弓背上镀着炫目的亮光，弯弓内装载着黄澄澄的稻穗；那把飞舞的锯镰刀好似一弯下弦月，刀背上流淌着烫人的汗珠，刀刃处飘洒着淡淡的草香。

插在稻穗头顶上的稻芒被阳光嵌上了炫目的亮光，无数根金针一起摇曳，欢呼着枝头闪现出的饱满而成熟的光泽。秋风掠过，泛起的稻浪互相推搡着，向前方压去，一排排稻穗俯首相迎，推举着稻浪向前翻滚，一层金浪右脚刚走，一层金浪左脚又至，稻穗刚抬起的头又赶忙低下。

农人手中的锯镰刀听到了稻芒迫不及待的呼唤，精神抖擞地来到田头，一不小心就被蜂拥上来的金黄稻浪拥入怀中。锯镰刀在农人的手中跳舞的姿势，像是在接见每一株稻子，并于它们一一拥抱。锯齿切入稻秸的脉管，那份酣畅在稻穗沉醉的那一刻达到高潮，而又一轮稻子迎上前来，扑倒在锋利的锯齿之上，让有力的大手接它们回家。

农人岂止是在挥镰收割，分明是在金碧辉煌的宫殿之中，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虔诚姿势，用一双双巧手揽金收银、逐云追月。一排排稻子扑倒在地，有着金属的回响，与农人额头滴落的汗珠恰好押韵。

热热的风从稻田的深处袭来，一只长腿的野鸡从被挤歪了的稻秸中“呼”地蹿出来，撒开脚丫子，打一位立起身来擦汗的男人身边闪过，男人扔下锯镰刀，也撒开脚丫子，眼看就要追上，男人顺势扑倒在地，正欲揪住野鸡长腿时，野鸡一下子收起双腿，亮开翅膀向前飞去，男子抓了满手的泥，等男人爬起身，那只长腿野鸡早已钻进另一块稻田。男人沮丧地往回走，却见割稻的人们一起立起身，用爽朗的笑声迎接他的败归。

整块田里的稻子眼看快要割完，男人将一捆捆稻把码好，抄起放在田埂上的长扁担，在肩头搭上一条擦汗毛巾，然后猫下腰，将扁担压向肩头，眉头一锁，牙关一咬，双腿一较力，猛地挺起身，两座小山似的稻把就这样骑上了男人的肩头。

窄窄的田埂上，男人小心翼翼地迈着步，扁担两头的稻把沉甸甸的，似在向

养育过自己的稻田告别。走上大道，男人的步伐与扁担一上一下扇动的节奏恰好合拍，只是此时的风不知躲哪儿去了。随着脚步的迈动，男人身上被沉重的担子挤压出来的汗珠，成串成串地往下滴。男人停下脚步，将扁担从左肩移到右肩，又迈步向前。尽管汗水模糊了他的双眼，他只是抄起肩上的手巾擦了一把汗，可脚步从未停下，他怕自己一旦放下担子，这些调皮的稻把就赖在那儿不肯挪步了。

打谷场上，挑起了雪亮的马灯，这是晚饭后的事。打稻机前，小孩拉来稻把并负责打开，大人脚踩踏板，抓起一束束稻把摞到滚筒上。最怕的是那些没有瞌睡的蚊子也来凑热闹，趁机偷袭人们身上带着汗味的血液。

翌日清早，发现场地上一下子堆起了如山的稻谷，麻雀们打心里欢喜，趁人们还未起床，一只只麻雀偷袭过来，悄悄地把肚子先填了个饱，然后站回枝头，一遍遍地唱着晨歌，那歌声比往日格外嘹亮。

太阳出来了，黄澄澄的稻谷被摊平在场地上晾晒，看场的活儿交给了小孩。鸡呀鸭呀趁小孩翻看小人书的当儿，窜过来吃上几口，刚被撵走，麻雀又落下来抢走了几粒稻谷。

最怕午后，老天的脸色突然暗下，乌云一个劲地向场地上空压，有人惊呼：“天要下雨了，赶快抢场！”不大会儿，人们放下手头的农具，从田间地头纷纷赶来，推稻的、扫稻的、找防雨布的，一时间，大人小孩手忙脚乱地把稻谷推到一起。此时，闪电一道道扫下来，人们更慌了，连呼吸也变得急促。工夫不大，稻谷被堆成了小山，人们赶忙将稻堆用雨布严严实实地盖住，又扯来稻草压上。就在人们收拾工具的时候，瓢泼大雨“哗哗”落下，场地上的人一个个成了落汤鸡。躲到屋檐下的人们，望着外面扯地连天的大雨，暗自庆幸这场急雨未淋湿稻谷，待明日天一放晴，再晒上一个日头，稻谷就可归仓了。

看着插竹竿似的下着的滂沱大雨，农人们说着笑着，仿佛这是一场及时的喜雨，所有的辛苦和劳累都被这场暴雨冲刷得干干净净。